

4213

95005

1-6

雲南地方志書錄解題

卷一

雲南總志之屬

雲南地方志書錄解題

習安李肇予編撰

雲南地方志書錄解題

前言

地方志是一種區域性的歷史地理著作和各種地方性資料的總彙，即一方之文獻。在過去，地方志，起着「志民生之休戚，志天下之命脉，志前世之盛衰以為法鑒，志異日之因革以為呼吁」等的作用，因此地方志確乎是「一代致用之書」，是「輔治之書」，是「官吏之資鑒」。在今天，雖然時代已有根本的不同，但地方志，仍然是地方的百科全書，隨着時代的發展，它又起到信息庫、資料庫、數據庫的作用，從而達到存史、備查、資政、教育的目的。

雲南地方志書錄解題

雲南位於祖國的西南邊疆，古代歷史上已有先秦的部族，漢魏兩晉南北朝時，曾設置郡縣，唐宋間有南詔、大理的割據，元建行省，經歷明清兩代，中原文化與邊疆文進一步交流，地方的經濟、政治和文化都有更大的發展。以往人們所稱的「滇學」，其實就是「雲南地方文獻之學」，關於雲南的地方志書及地方文獻不少，整理和研究前人已作過很多工作，所編出書目索引，比《中國古方志考》、《中國地方志綜錄》及《中國邊疆圖籍錄》的收錄，

一般都詳細得多。

自古以來，雲南和四川大體是劃為一個大的行政區域來進行管理，內地人民與邊疆各族人民聯系之緊密，內地人民對雲南各兄弟民族的狀況，也有了較多的認識，因此晉人在寫作《華陽國志》過程中，《南中志》部分所記載的情況，正是總結前人對雲南的認識，並且根據作者當時在雲南的見聞，加以綜合整理成書的，這部書可以說是雲南最早的地方志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纂輯者認為：「文詞典雅，具有史裁」。唐代樊綽所寫的《蠻書》十卷，

《雲南地方志書系解題

二

是作者當時充任南安經略蔡襲的幕僚，對雲南的山川城市、物產交通、風俗習慣、各族狀況及六詔歷史等，作了詳細的記錄，可視為一詳實的地方考察報告，當時是為了給皇帝唐懿宗了解雲南情況看的，為此材料都要不能失真，故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稱譽為「實與地中最古之本」。到了宋元時代，地方志的纂修進入成熟階段，以前的地方志一般都跳不出地理書的範疇，此時便有所擴大，歷史、人物傳記及藝文等，在志書中已具有一定的地位，而且體例謹嚴，文字簡練，內容詳實。元代李京編寫的

《雲南志略》、除了作者本人身歷目睹的一些情況外，還「參考衆說」，把元代以前的歷史，根據上述幾部已纂修的地方志，加上白文中的一些著作《楚古通》等寫成，其中的「諸夷風俗」部分，可視為李氏的「旅滇游記」，特別是記錄了當時雲南少數民族的經濟、文化及生活狀態，更是研究雲南古代少數民族史的重要資料。元代在元貞年間，在雲南還纂修過通志，元貞二年（公元一二九六年），曾得《雲南圖志》，為當時「進三書」中的一種。

明清兩朝對修志設有專門機構，省有通志

《雲南地方志書彙編》

館或局，據有志科，為了配合纂修好全國性的《一統志》，要求各地先纂修通志及府、州、廳、縣志，以便彙集料。從明洪武到天啟，雲南纂修通志八次，王景常、程本立同纂的《洪武》、《雲南志》，彭綱纂修的《弘治》、《雲南總志》，包見提纂修的《萬曆》、《雲南通志草》等三部早已見不到了，現存的還有：《景泰》、《雲南圖經志書》、《正德》、《雲南通志》、《萬曆》、《雲南通志》、《天啟》、《滇志》以及謝肇淛以私家之力撰輯的《滇略》。這五部通志，除《滇略》外，其餘四部都是在朝廷直

據指令下修成的，基本上換成書的先後次序，後志沿襲前志，相逐增損補充，其中以（景泰）《雲南圖經志書》修得較好，不僅對雲南地方物產及少數民族情況作了扼要的勾畫，而且保存了一些比較難於找到的文獻資料。（天啟）《滇志》由于系明代雲南最後纂修的的一部志書，材料更加豐富翔實。謝肇淛的《滇略》內，內容分十略，大體本圖經舊文，稍附益以新事，然作者本屬文士，記誦亦頗博洽，故是書引據有証，敘述有法，較諸家地志體例特為雅潔。薛承矩為此書作序，稱其上以搜物終常璩之所

《雲南地方志書彙解題》

四

未及，下以補李頌怡、李京、楊慎、田汝成諸記載之遺漏。杭世駿在《道古堂集》中，收有是書之跋，亦謂其詳遠略近，博觀而約取，蒼山洱水之墟稱善史焉。實非溢美之詞。

清代纂修的通志，除了蔡毓榮纂修的（康熙）《雲南通志》和謝聖翰纂輯的（乾隆）《雲南通志略》十六卷不見外，其餘五部較為完整地保存下來，敘事比較詳細，分量也遠遠超過明代纂修的通志，這五部通志是（康熙）《雲南通志》、（雍正）《雲南通志》、（道光）《雲南通志稿》、（光緒）《雲南通志》、（光緒）《雲南通志》。

端）《續雲南通志稿》。在這五部清代纂修的通志中（道光）《雲南通志》是一部較有價值的方志，它比康熙兩志有了進一步的發展，這部志書督修是阮元，編纂是王崧，他們都是當時全國知名的考據學家，特別注意歷史沿革的考証，對新材料也十分重視，綜合古今有關雲南的資料，分門別類，旁征博采，編纂體例也比較嚴密，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資料，如對明以前雲南的戶口材料進行了系統整理和記錄；又如專立「南蠻志」，其中「人種」一目，就收錄了道光朝以前纂修的府、州、廳、縣志中

《雲南地方志書系解題

五

有關少數民族的資料，并在文字敘述前面繪製了當時各民族生活風情圖，堪稱「圖文并茂」；再如在「文藝志」中，增加了書目、金石等綱目，這對進一步尋求保存雲南史料和雲南文物，其貢獻是比較大的。算是較好的一部志書。其次是（雍正）《雲南通志》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的纂輯者認為「綱領瞭然，視原本頗為条理」，在圖說上補充了舊志之所無，刪削了舊志冗復失實的材料，其中「水利志」經鄂爾泰着力搜集記錄當時治理水患，興修水利的情況，頗具資料價值。至于（光緒）《雲南

通志及（光緒）續雲南通志兩部志書，則是地主封建集團，為表彰自己功業，宣揚本階級的作用而修的，最為明顯的是：岑毓英監修，陳燦編纂的（光緒）雲南通志，雖多敘咸同軍事，但主要是為了記載鎮壓回民起義的戰功，採訪系據傳聞，不僅與事實有所出入，有的甚至出於捏造，當時人就認為「難以信令傳后，世咸竊之」，並且附有冗長的「忠義」、「列女」等附錄，更顯冗雜。（光緒）續雲南通志，則出於唐炯、興祿一批人之手，為了賣國，專辟「洋務志」，但從某種角度來看，也保存了一些反面材料，可供研究參考。

雲南地方志書彙編題

六

辛亥革命之後，世人認為舊志所載，「事迹多據傳聞，政典亦多缺略」，于是在龍雲、周鍾嶽等的倡導下，于一九三一年開館重修雲南志書，通過組織人力「集歷朝舊志，復者刪之，逸者訪之，闕者首之，乖謬者訂正之」，并以光緒二十七年到宣統三年之事補之，歷時十二年于一九四三年脫稿。一九四九年鉛印成書，題名《新纂雲南通志》，全書二百六十六卷，分裝一百四十冊，約計六百四十八萬字，

附表一百九十八張，圖七十八幅。這部新纂通志，由于卷帙過大，門類浩繁，所收資料雖較舊志文簡事詳，體例也比較條理井然，但仍不免有所缺略和遺漏，敘事有的地方仍有訛誤，并前後矛盾，看來雖然未能很好達到「冀補前人之闕，集各家之長」的目的，但其優點是對經濟狀況，如農業、蠶桑、鹽政及少數民族的資料注意收錄，補入圖三冊，繪製也比較精審，這些都是有參考價值的。

（民國）《新纂雲南通志》僅敘事到宣統三年，辛亥革命以後的有關資料，當時通志館別為《新纂通志長編》，內分大事紀、氣象、議會、內政、財政、教育、建置、交通、鹽務、司法、外交、社會、農政、水利、工業、商業、宗教、人物、金石、田糧、軍務等二十類，這一《長編》手稿現藏於雲南省圖書館。此外還有各縣地志資料一百四十五種，邊疆民族地區地志資料四十三種，各府、州、廳、縣志三百四十七種。

在這三百四十七種府、州、廳、縣志中，收入善本的四十七種（省圖四十種，外單位七種）。其中府志修得較好的有（康熙）《雲南

府志之二十六卷，張毓碧修，謝儼纂，清康熙二十九年（一六九零年），張氏「來刺雲郡」，作雲南府知府，遂訪求遺老，裒集舊章，「本著」稽歷代之興廢，合本朝之善美，「進行纂修」，「凡山川、風土、前賢往迹，一一記載」，而且注意到與通志體例盡量保持一致，所謂「一秉通志以為成憲，間有與通志稍異者，不過就其中之弘綱大目，為之條分縷析而已，非敢有所異同也」。在編纂過程，也比較認真，「每脫稿，上之兩憲，嚴加核定，然後付梓」，因而當時人對此志的評價是「精詳明晰」。

八雲南地方志書錄解題

八

縣志當中像昆明的第一部志書戴炯孫（筠帆）（道光）《昆明縣志》十卷，以私人之力，在北京修纂成，編纂的原則是「詳采舊聞，不敢侈於援引而失之濫，亦不敢貌似高道而近於略」，同時堅持「體例必審」，加以作者在清代中葉「以詩古文詞雄視通咸之間」，因此「是書去取合宜，繁簡得中，有朝臣武功之長而無其失，在近代中詢為善本」。當時人看了這部方志，認為「守土者觀事知俗，得借鏡以為行政之資，而有益於治」。

其他像彭兆達修，楊撫秀纂的（康熙）《

富民縣志，是把當地留心典故者找來參與其事，顧問咨詢，注意相與博采廣收，編寫時採取「疑者存之，信者增之，蕪者去之，誕幻者芟之」。這樣不僅在材料上，使「向日茫茫無識者，皆有端倪可尋」，而且體例也堪稱嚴謹。

另外象檀萃修纂的《華竹新編》十四卷，《保勸縣志》十四卷，乾隆四十六年成書付梓；前者僅故宮博物院有藏本，後者僅前東方圖書館有藏本，不僅流傳甚稀，從志書體例上看也是編得比較好的。

《雲南地方志書系解題

九

吳自修倡修，董良弼參閱，張翼夔纂的《新修中甸廳志書》，纂修者因中甸前未修志，乃遍加採訪，創立志稿，申送省局，以備續修。《雲南通志》，現僅存稿本，并有硃筆批點。段燮滋纂修的《中甸縣志稿》，分總綱、自然、政治、社會、雜俎五大綱，編纂多凭實際調查，并參閱有關檔案編成，也是較有價值的一部地方志。

至于丘廷和纂修的《緬寧縣志稿》二十四卷，劉楚湘纂修的《騰衝縣志稿》，李群杰修，彭嘉霖纂的《昆陽縣志稿》，不著纂修人姓

名的《賓川縣志稿》、牟崇鑫私人纂輯的《通海備征志》等，也算是比較有資料價值的方志。

有的縣志，傳本已極為稀少，如蘇鳴鶴纂修、陳璜纂的《嘉慶》、《楚雄縣志》十卷，過去僅見《道光》、《雲南通志》、《藝文志》記載滇事之書，有所著錄，一直未見傳本，經過古籍善本普查，發現曲靖縣圖書館藏有原刻原印本一部；又如《康熙》、《鶴慶州志》為佟鎮修，鄧啟孟纂，過去僅蘇張濤卿藏有原刻原印本一部，為國內唯一僅存之本，解放前二十萬

《雲南地方志書錄解題》

十

卷樓主人《梁書農曾借觀，現在不知是否還留存；再如最近從宜良一中電工陳乃聰同志家中訪到的《道光》、《姚州志》，也是罕見的，過去僅有南京大學圖書館殘存兩冊，已是弥足珍視。這以所訪之本，係為全帙，為清代雲南有名書畫家陳達的藏書。此志為顧魯禮修、王愷、王安廷同纂，從體例上看，是志鑒于以往所修纂之舊志，雖分綱目，而片斷不清，事迹不備，乃經條析而篇分為四，目分為二十八，并予篇首冠以輿圖，通過「舉其重者，也繪之圖，以便觀覽，而知全局」，從而使志書體例較

在志嚴密。從內容上對「事關地方民生之大者，乃着力記之」，例如對於水利上當地所建之「湖」（即破堰）的作用就作了詳細敘述；在物產中對根據姚州地方實際情況，對農副業及土特產經營記載尤詳，當中既有生產經驗之總結，又有重要的地方經濟史料。在材料的取舍上，強調嚴謹，認為「志稱外史，例與史同」，即使采筆者「雖乏班馬之材」，也「當仿董狐之筆」，由於「一字褒貶，千秋榮辱關焉」，因此切忌「徇情濫予或挾嫌指摘」，力求做到「秉筆直書」和「寧嚴勿濫」，對「人物志」

八雲南地方志書錄解題

「，要求堅持「必實有功德者乃滙入焉」。對「藝文志」主張所收詩文，要「關於此地之政教風俗，可以維持風化，感發人心者」，不單純「着眼于文采華美，如不符合上述標準，「雖工何取」，因此對「一切賦景物，咏情懷概不錄焉」。由于修志指導思想比較明確，故此志修得是比較好的。

這些府、州、廳、縣志中的有關資料，對編寫新志都是有幫助和可以借鑒的，我們應系統加以整理，認真分析，對其長處有批判地吸收利用。為了更好使用這些舊志，使之更好地

為編纂新志服務，現將各志書作出提要，對每部志書的書名、卷數、纂修者、成書源流、內容概要、版本收藏情況等一一加以著錄，供史志工作者及廣大讀者參考，限于水平及功力，悖謬之處在所難免，祈望教正。

編者

一九八七春

《雲南地方志書錄解題

十三

通志之屬

華陽國志十二卷（晉）常璩撰乾隆間刻涵海本，古今逸史本，漢魏叢書本，叢書集成本，國學叢書本

此書載巴、蜀、南中、漢中史事，自遠古迄于東晉穆帝永和三年（三四七）。有關雲南史事集中南中志，其餘散見各志。自宋元豐中呂大防刻本以來，此書版本流傳較繁，（有關是志版本，可詳見朱嘉撰《華陽國志版本考略》，載于《燕京大學圖書館學報》第七十期）然大多數版本均有缺卷脫漏，今通行本中以乾隆刊涵海本較好，滇系、雲南備征志所錄南中志，即據此本。國學叢書附顧觀光校勘記，可參考。

雲南地方志書錄解題

十三

常璩字道將，江原人，李勢時官至散騎常侍。晉書載勅勢降桓溫者即璩，蓋亦譙周一類人也。

蠻書十卷（唐）樊綽撰一九六二年經向達校注，中華書局排印發行。

此書宋史藝文志稱「雲南志」而不稱「蠻書」永樂大典又題作「雲南史記」，名雖異而實為一書。綽成此書係在唐懿宗

咸通初年，作者當時為嶺南西道節度蔡襲幕僚，親見蠻事，故于六詔種族、風俗、山川、道里及前後措置始末，撰次極詳，實輿地中最古之本。宋人歐陽修、宋祁纂修新唐書，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，載南詔事多采用此書；程大昌亦復引所述瀾滄江以証華陽黑水之說，宋時已甚重此書。但此書久佚，清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，四庫館從永樂大典中錄出，為研究南詔時期史事重要史料。向達校注，引証繁富學術資料價值較高，書末附有關文獻及系表等，

《雲南地方志書系解題

十四

尤便檢索閱覽。惟校注未參考雲南地方志，仍間有訛誤，過去雲南《學術研究》曾載有《蠻書校注訂誤》的文章，可參閱。

樊綽身世不詳，據諸書所載：知其于咸通三年（八六二年）曾遊安南經略使蔡襲幕，到過安南，次年二月城為南詔所破，「蔡襲闔宗死者七十人，幕府樊綽取襲印，走渡江」。其後，又任夔州都督府長史。

（大德）雲南志略四卷（九）李京撰 大德間（一一二九七至一三零七）刊本，（明）陶宗儀說郛

本節收不全，清人王崧雲南備征志本傳抄順治三年（一六四六年）李際春所刊正續說郛本，但有篡改，其原刊本有出入。另商務印書館曾據明抄本說郛排印，內容多「諸蠻風俗七則」。

是書編端載李京自序（九）虞集序，元明善序。此志黃虞稷千頃常書目，王圻續文獻通考，大明一統志，倪燦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及清代纂修之雲南通志藝文志均有著錄。

「京字景山，河間人，大德五年，奉

（雲南地方志書系解題

十五

命宣慰烏蠻，始下車，會群蠻不靖，巡行鎮撫，屢周雲南，始悟前人紀載之失，悉其見聞為志略。翰林學士虞集、元明善并為之序，集序稱京撰是書，因報政上之。

（九）虞集序：「京師西南行萬里，為雲南之地，方廣蓋萬里，昔我世祖帥師伐而取之，守者弗能定，既即位奠海內，使省臣賚典赤往，撫以恩惠，沿其俗而道之，善利，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。方是時，治平日臻，士大夫多材能，樂事朝廷，不樂外官。天子憫遠人之失牧也，常簡去增